

聊齋的幻幻真真

何天傑◎著

古
典
小
說
軒

10



• 古典小說軒 • ⑩

聊齋的幻幻真真

何天傑著

 遠流出版公司

古典小說軒⑩

聊齋的幻幻真真

著 者／何天傑

主 編／劉逸生 叢書策畫／鍾潔雄

責任編輯／盧建業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 392-3707

傳真號碼／341-0760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 178 號 電話／(05) 227-3193

台灣版授權者／問學社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希慎道 2-4 號蟾宮大廈 208-210 室

印 刷／優文印刷廠

臺北縣土城鄉永豐路 195 巷 29 號 電話／262-2379

□ 1990 (民 79) 年 11 月 16 日 台灣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10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只限台灣發行)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32-0912-8

靈光乍現之中，智慧在焉

「古典小說軒」出版緣起

從「六朝志怪」，經過「唐宋傳奇」以至於「明清小說」，由初始的遭受鄙夷到後來的普遍肯定，小說已為古典中國留下了極為豐富的資產。

作為古典文學的一個重要部分，中國古典小說的價值已不僅止於此。由於小說文類的適於具象表達和廣泛寫實的功能，它的内容與走向自然千奇百怪，多采多姿，能夠深入的反映社會現象。特別是唐末以降，隨著社會制度的演變，市民社會逐漸抬頭，公共娛樂場所在各地陸續產生，以那裏演出的平話為基礎，口語化的白話小說因而勃興，三言二拍之類的白話短篇小說以及結合平話與史談的章回體長篇小說大行其道，豪門恩怨、社會百態一一並呈，上起王公大臣，下至庶民乞丐，各種階層人物的生活與欲望都在小說裏有深刻的描繪。古典小說在它文字藝術的趣味之外，已經成為研究當時社會的重要資料了。

面對包括金瓶、三國、水滸、西遊、紅樓、外史等等傑出而又龐大的中國古典小說資產，閱讀它，進而談論它、研究它，是必然的途程，而且已經有著蔚然可觀的著作和

成績。最近，中華書局香港分局構思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說漫話」，融合了評點、考證、評論的特點，以不拘一格的小品形式敘寫，感覺有如師友晤對或書札往還，讀來平易溫暖，趣味雋永，而於靈光乍現之中，智慧在焉。我們覺得它真正「對青少年的讀書求知有啓迪之用，對成人來說，有增廣見聞之功」，因此通過香港問學社向主編劉逸生先生暨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取得這一系列叢書在台灣出版的授權，以「古典小說軒」的名稱，呈獻給台灣喜愛小說的廣大讀者。

王榮父

一九八九年三月

關於“古典小說軒”的幾句閒話

我常覺得，不管是在學的還是自學的青少年，假如他對中國古典文學、古代文化有興趣的話，一定也會對中國的古典小說感到興趣。因為從六朝志怪、唐宋傳奇直到明清小說，上下一千五百年間，無數文人都曾在這方面灑下過他的心血，也因而積累了巨大的文化財富。在這裏面，涉及的内容是非常廣泛的，反映的社會情態是非常複雜的，故事的情節千奇百怪，運用的語言文字多姿多采；從那裏面，可以看到不同時代不同的思想形態、感情内容、風俗習慣、社會心理、宗教信仰……生動而又具體。假如說，正史和通史只能畫出球體的經綫和緯綫，那麼，小說就是球體的本身。難怪恩格斯高度讚揚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說：“在這個中心圖畫的四周，他安置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從這個歷史裏，甚至在經濟的細節上，我所學到的東西也比從當時所有專門歷史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的全部著作合攏起來所學到的還要多。”

我也很欣賞金聖嘆這段話：“吾猶自記十一歲讀《水滸》後，便有於書無所不窺之勢……嗟乎！人生十歲，耳

目漸吐，如日在東，光明發揮。如此書，吾即欲禁汝不見，亦豈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舊所批釋，脫然授之於手也，夫固以爲《水滸》之文精嚴，讀之即得讀一切書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經業既畢，便以之遍讀天下之書，其易果如破竹也……”

我同樣欣賞晚清孫寶瑄《忘山廬日記》裏面的這段話：“燕公謂：小兒教之讀書通文，自有捷徑。自言其女十歲時，尚不識字，十一歲起課以《十三經集字》，日識四十字，兼爲解字義，半年已能自閱《三國演義》（說部最佳書），即爲講《左傳》，使讀，不令背誦，甫讀完，能成數百言。嗣爲解《國語》及《史記菁華錄》，三書訖，能自覽御批《通鑑》。可知中國文理得善法教之，更不難。”

隨手舉這三例，都是經驗之談。可見不管是了解社會，還是要進入文藝殿堂，小說這個階梯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向有評點小說這一門。其源蓋起於評點古人詩文以及時文，進而泛濫及於小說。此風以明末清初最盛，後頗衰落，雖餘風不斷，而佳構頗鮮。自金聖嘆以後，毛宗崗尚可一觀；至於《紅樓夢》的脂批，僅可作探幽索隱的材料，護花主人之流，便已俗不可耐；馮鎮巒、但明倫也批《聊齋》，能發人神智者亦極少；還有一些道士、居士，以《西遊記》爲“證道之書”，他們的批語更是近於胡鬧。可見評點小說，雖曰“小道”，也大有“才難”之嘆。近數十年，考證小說之學崛起，胡適之、鄭振鐸、孫楷第、

阿英諸公，各有擅長，已脫離評點，而繼乾嘉諸老之後開一新的門徑，是另外一門學問了。至於就一本小說作思想性、藝術性評論的，自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以來，長篇短章，琳瑯滿目，但也不屬於評點。這門學問，說深不深，說淺不淺，如今還沒有一個“金聖嘆二世”出現，不禁使人有“江山寂寥”之感。

然而，除了評點、考證、評論，似乎還可以有第四種形式，即所謂“漫話式”的。本世紀四十年代，由孟超撰文、張光宇插圖的《水泊梁山英雄譜》，是這一方面的力作。其好處就在於“漫”。“漫”也者，似不經心而實經心，似非着力而又着力，似諧而莊，笑中有淚，“正經學問”外又一獨立王國也。畫之有“漫”，話之有“漫”，詩之有“打油”，樂曲之有“狂想”，戲劇之有“插科打諢”，武術之有“猴拳”、“醉拳”，凡此種種，無不是的。若著述之“漫”，則又縱橫開闔，無格可循。換言之，古典小說的漫話，既非金聖嘆式的評點，而又具有評點的趣味；絕非胡適之式的考證，而又帶上考證的深度；不同於王國維式的評論，而又處處顯出評論的力量。按人物之頭顱而製帽，視事件之是非而予奪，有《春秋》之微言，無腐儒之膠柱，淺者自見其淺，而深者則見其深。至於文字形式，則更不拘一格，謂之小品也可，謂之“野狐禪”亦可，或如師友晤對，或似書札往來，平凡之中，偶有警語，閒扯之際，忽現閃光：此便是所謂“漫話”。一千五百年間，

中國出現的小說多矣，但是，對其漫而談之的著作，却似鳳毛麟角，少而又少。如今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出版部的主編，忽發宏願，有“中國古典小說漫話”的擬題，而美其名曰“小說軒”，我想這是一件大好事。論其形式與內容，實在不妨稱之為“小說的小說”，蓋“小說”者，異於正史者也；這裏的後一個“小說”，則又異於評點、考證、評論者也。因其為“小”，可以易於涉趣，也易於入目；因其為“小”，亦可避免“正襟危坐”，作出“純儒”的姿態。這也是小有小的好處。說到有無價值，本也難說，但它若對青少年的讀書求知有啓迪之用，對成人來說，有增廣見聞之功，只這兩項，就足見其並非毫無價值了。至於在將來的小說界，是不是於評點、考證、評論之外，更能立一新的部目，如一張桌子之有四條腿呢？我們何妨拭目而俟之。

這算是一點閒話而已。

劉逸生

寫於羊城的寓廬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目 錄

蒲松齡和《聊齋志異》	1
“護官符”與“升官經”	8
御史的威風	12
“老爺”的升格與貶值	15
“官不威爪牙威”的由來	19
未可全非的剝皮之刑	23
奴婢淚	27
“逃人法”的真相	33
“天宮”裏的醜聞	36
明宣宗並非“蟋蟀天子”	40
荒淫之主還是愛民之君？	44
純屬虛構的“案中案”	48
城隍與神道設教	52
酷吏衆生相	56
揚長避短的“折獄之才”	62
幽默辦案中的人情味	65
可入《智囊傳》的能吏	69
借刑法復仇的女鬼	73
“叩關”的悲喜	78
主管姻緣的月下老人	82

以貌擇偶的利弊·····	86
恩愛兩不疑·····	90
以詩療疾的愛侶·····	94
爲愛殺子的女人·····	99
不易了斷的節婦觀·····	103
“懼內症”背後·····	107
《韋公子》與《隱士》·····	111
神話乎？性變態乎？·····	114
通曉鳥語的奇人·····	117
會講人話的鳥兒·····	120
夜叉國究竟在何處？·····	126
人·鬼·靈·····	130
何物“五通”？·····	135
“鳥吏”的來歷·····	138
糊塗的“大考”制度·····	142
彩筆、換心與文才·····	146
滄桑盛衰話八股·····	149
考場裏的笑聲·····	154
“鏡聽”術的流變·····	158
“智圓行方”——士人的處世術·····	161
“道人”未必是道士·····	164
揚道抑佛爲那般？·····	166
清初的和尙·····	171
白蓮教的後裔·····	176
無事不管的關聖帝君·····	181

對《三國》最徹底的翻案.....	186
景語與情語.....	189
在幻想與真實之間.....	194
風行海外的《聊齋》.....	198

蒲松齡和《聊齋志異》

明崇禎十三年（1640）春末，在清兵鐵騎的刀劍聲中，伴隨着李自成農民軍中傳來的鼙鼓咚咚、馬蹄踏踏，一個嬰兒悄悄地降生在山東淄川小商人蒲槃的家裏。他，就是日後注定要以其不朽名著《聊齋志異》而聞名於世的小說家蒲松齡。

在悠久而古老的淄川大地上，峯巒起伏，景色秀麗。幾乎每一山一壑裏都包藏着一段遙遠的歷史，孕含着一則美麗的傳說——

淄川縣西南的甲山，在《金史·地理志》中又名夾谷山，本來與孔子陪同魯定公會見齊景公的夾谷風馬牛不相及，可淄川人仍舊懷着“寧可信其有”的態度以訛傳訛。

淄川縣西，據說有戰國名將龐涓的墓。當年孫臏與龐涓鬥智，孫臏用增兵減灶之計大破魏軍，龐涓自殺。齊軍割下了龐涓的首級後，不知為何埋在淄川縣西，墓旁的村莊遂名為“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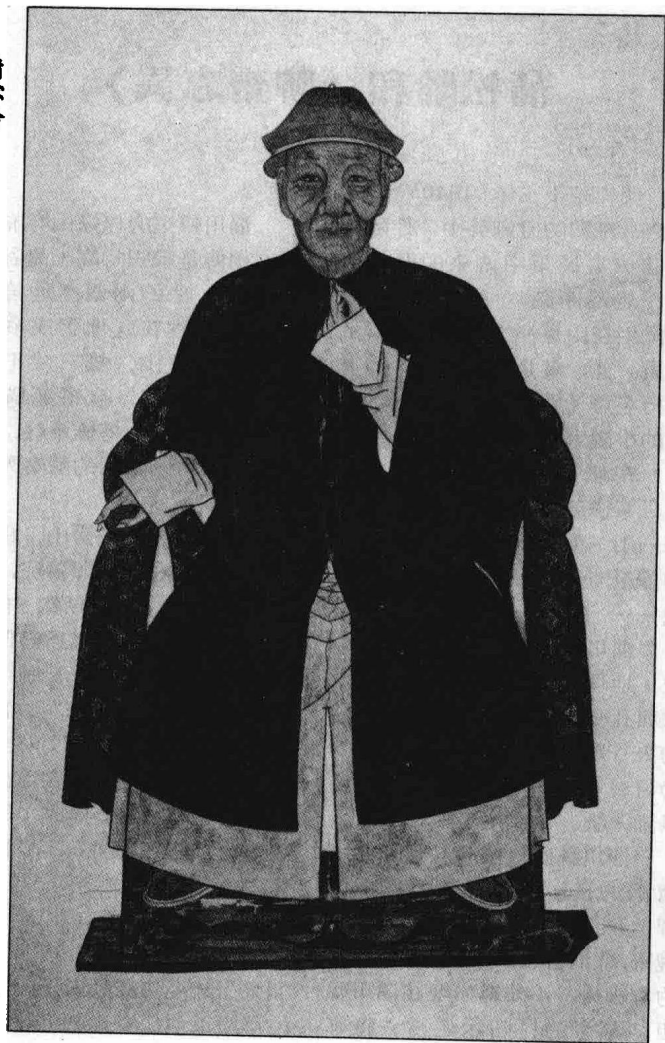
頭”。

淄川縣東的梓潼山畔有鬼谷洞，相傳是戰國時高士鬼谷子隱居之所，他的兩個高足弟子蘇秦、張儀就在此地習成縱橫之學，先後下山，搖三寸不爛之舌，朝秦暮楚，合縱連橫，為戰國七雄的混戰搭橋牽線，推波助瀾，受六國封相的蘇秦死後就埋在此間。

縣東還有一座餐山，相傳東漢大儒鄭玄在此開闢書院，教授弟子，山上有古井不竭，有鄭玄當年的曬書台，有名為書帶草的細草，還有鄭玄祠，大概正是有了鄭玄的餐山，“餐”這個在中國最古老的字典《說文解字》中還未出現的字，才會成為後來士子無人不曉的字，構成了與他們密切關聯的“餐門”，“餐宮”等詞。

梓潼山上還有北宋那位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名句震動天下的范仲淹的草廬，他任青州刺史時，醉心

蒲松齡



於此地的青山綠水，特地在山溪中取青石製成“范公硯”，此後，淄川山水的靈秀之氣，更隨着辭人騷客的墨香麗詞，傳揚四海。

在淄川大地上，還有着數不清的充滿神奇色彩的故事、軼聞，在人們中間口耳相傳，世代不息，如仙人曬穀、蒼龍禱雨、老實哥哥、跛脚孝丐……

在這一片“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的秀麗山水中，《聊齋志異》的誕生，該不是一個偶然。

當然，得到故鄉的歷史與自然風景的滋潤薰陶，還只是蒲松齡創作《聊齋》的動力之一，促使他動筆的根本原因，是現實的教育。

和當時的讀書人一樣，蒲松齡自幼年開始，就嚮往並實踐着“寒窗十年，拚博一第”，可是，一次次地滿懷信心與熱望走進考場，又一次次地敗興失意而歸，漸漸地，蒲松齡的熱情開始冷卻。於是，他把對現實中“仕途黑暗，公道不彰”的憤慨；把自己被科舉考試所壓抑的才華，投進了《聊齋》的創作。

清代有個叫做汪啓淑的文人，在《水曹清暇錄》中曾說：

“山左蒲留仙，好奇成癖，撰《聊齋志異》，後入棘闈（考場），狐鬼羣集，揮之不去，竟莫能得一第。”這自然是一種顛倒因果的意見。然而，若說蒲松齡寫小說對舉業毫無妨礙，顯見亦不是事實。蒲松齡身邊一些對小說抱着輕賤的傳統觀念的朋友，一直為此勸阻蒲松齡。早在蒲松齡開始寫《聊齋》時，他的同鄉好友孫蕙便寫信勸告，“兄台絕頂聰明，稍一斂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後來，與蒲松齡有數十年交誼的張篤慶也連連寫詩規勸：“此後還期俱努力，《聊齋》且莫覲談空”，“咫尺《聊齋》人不見，蹉跎老大負平生”。對於朋友苦口婆心的勸告，蒲松齡並未極意嘉納，他已經在創作中獲得了無窮的樂趣，欲罷而不能。在潛意識中，亦已經日漸唾棄他畢生為之奮鬥的舉業，而把他的精力、生命都完全獻給了《聊齋》的創作。

離經叛道的行為必然與離經叛道的思想緊緊相連。在《聊齋》裏，蒲松齡不僅直言無忌地抨擊社會上的種種罪惡與黑暗，揭開了被有意掩蓋起來的潰瘍和濃瘡，而且在思想上時常



聊齋——蒲松齡故居

背離了傳統正道，他甚至敢於同聖人開玩笑，敢於向公認的道德法則挑戰。在《論語》中，孔子的學生曾參說過：“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而蒲松齡則唱反調，主張一個官審理清楚了案件，就應“喜而不暇哀矜矣”（《太原

獄》）；《花姑子》描寫慶精花姑子父女受恩必報之德遠勝某些人之後，公然認為孟子主張的“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並非定論；孟子認為“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而蒲松齡偏偏在《霍女》中歌頌了一

對不顧一切鑽牆相會的小戀人；

《仙人島》裏的王勉，瞞着妻子芳雲與侍女偷情，結果“前陰盡縮”，數日不癒。芳雲也不多責備丈夫，只是時常凝視着。面對妻子“秋水盈盈，朗若曙星”的雙眼，王勉沒話找話說：“你就了孟子所說的‘胸中正，則眸子瞭（明亮）焉’了”，芳雲笑着回答：“你就是所謂‘胸中不正，則瞭子眸焉’！”瞭子，乃山東土語中男子性器的諧音，眸之音亦與沒相近。這種對聖人語錄的放肆玩弄，連對蒲松齡佩服得五體投地的馮鎮巒，也不禁驚訝：

“真是以文爲戲，口孽哉！《聊齋》惡習，當以爲戒！”

可以說，在創作中不斷湧現出來的這類離經叛道的思想，反過來又促進了《聊齋》的創作，給《聊齋》的作品注入了在一般頭巾氣十足作家筆下所不可能出現的生命力。

當然，《聊齋》引人入勝，還得力於它的文筆。蒲松齡是一位文學通才，除小說外，詩詞俚曲、散文駢文，無所不能，加上他長期生活在鄉間，對“下里巴人”式民間口語並無一般文士常有的偏見，所以，他能包容古今，

兼有雅俗，創造出自己特有的雅而不板、俗不傷鄙的文筆來。連在政壇文壇上一直春風得意的王士禛，也不得不對他的文筆由衷嘆服：

讀其文，或探原《左》

《國》，或脫胎韓柳；奄有衆長，不名一格。視明代之摹擬秦漢以爲高古，矜尙神韻，掉弄機靈者、不啻小巫見大巫矣。即駢四儷六，遊戲諧噱之作，亦能出入齊梁，追躡庾鮑，不爲唐以下儇佻纖仄之體。吾於蒲子，嘆觀止矣。

確實，若論雅潔，《聊齋》有着古詩文特有的簡潔含蓄，一個人物，一個場面，一段故事的結局，都能讓人咀嚼再三，體味出“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的餘韻，如描寫少女的容貌神情僅以“嬌波流慧，細柳生姿”（《嬌娜》）、“笑彎秋月，羞暈朝霞，實天人也”（《公孫九娘》）等寥寥數字；渲染景色的荒涼冷清則有“竹樹蒙翳，景物陰森，雜花叢叢，半沒草萊”（《秀才驅怪》），“西望月明，惟銜山一線耳”（《狐嫁女》），令人如身歷其境，毛髮森豎；若